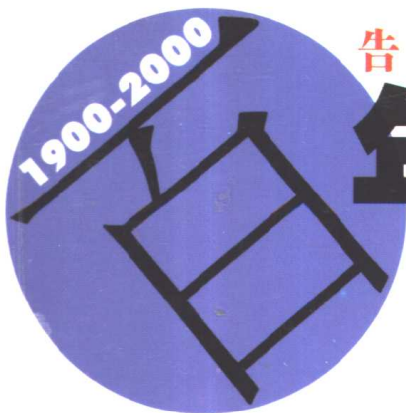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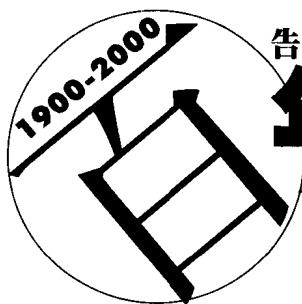


告别二十世纪丛书 江苏美术出版社

百年娱乐变迁

张庆军 孙晋云 戴雄 孙建军 编著





告别二十世纪丛书 江苏美术出版社

百年娱乐变迁

张庆军 孙晋云 戴雄 孙建军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娱乐变迁/王晓华等编著. —南京:江苏美术出版社, 2002. 1

(告别二十世纪丛书)

ISBN 7-5344-1296-X

I. 百... II. 王... III. 文娱活动—文化史—中国—20世纪 IV. G24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9979 号

策 划 孙建军 王晓华

编 著 张庆军 孙晋云

戴 雄 孙建军

责任编辑 孙建军

封面设计 冯忆南

审 读 钱兴奇

责任校对 吕猛进

责任监印 符少东

百年娱乐变迁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6.5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,000 册

书号 ISBN 7-5344-1296-X/J·1293

社址/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

电话/3308318 邮编/210009

发行科/南京市湖南路 54 号

电话/3211554 邮编/210009

定价:17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余音绕梁

- 一、慈禧太后是个戏迷 (1)
- 二、带你去逛戏园子 (3)
- 三、台上与台下 (10)
- 四、各领风骚数百年 (14)

第二章 “西洋景” 在中国

- 一、春光乍露 (19)
- 二、影星和影迷 (23)
- 三、众口难调 (28)

第三章 千金散尽

- 一、桌上乾坤 (35)
- 二、跑马场随笔 (43)
- 三、“54”号文件 (55)
- 四、让人痴迷让人恨 (59)
- 五、棋趣悠然 (63)

第四章 打开你的百宝箱

- 一、琉璃厂风光 (71)
- 二、收藏者种种 (75)
- 三、衣带渐宽终不悔 (85)
- 四、当代收藏热素描 (93)

第五章 此物最关情

- 一、爱你没商量 (103)
- 二、万千宠爱集一身 (107)
- 三、处处闻啼鸟 (112)
- 四、沙场秋点兵 (118)

第六章 球迷一族

- 一、情迷绿茵场 (125)
- 二、寂寞天下 (132)
- 三、火爆篮球 (136)
- 四、也曾为它疯狂过 (141)

第七章 让你玩个够

- 一、舞场随想曲 (145)
- 二、娱乐世界 (158)
- 三、娱乐的变迁 (17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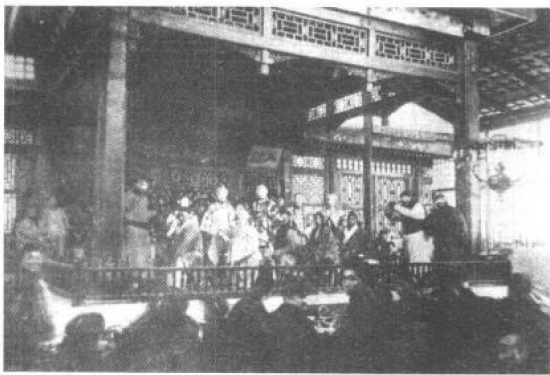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余音绕梁

一、慈禧太后是个戏迷

翻开 20 世纪的日历,开头的几页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大清朝,就像恶梦一般。先是闹义和团,然后是八国联军武装干涉,甚至连紫金城也给占了,成了列强的军营。老佛爷和光绪帝落荒而逃,20 世纪的第一个元旦居然是在逃亡途中度过的,那分狼狈,那分凄惶,在慈禧养尊处优的一生中有刻骨铭心之痛。

但是,自从大清朝以丧权辱国的代价换回了洋人的“谅解”,西太后又重新搬回了紫金城后,她没有痛定思痛,没有对历史进行反思,对未来作出规划,励精图治,重整山河,而是端起盖碗茶,啜着碧螺春,懒洋洋地呼道:“小李子,好多日子没听戏了,你安排一下吧。”

慈禧是个戏迷,尤其嗜爱京剧,这一点与她风流多才的丈夫咸丰帝不同,咸丰帝年代,正



清末戏台

值昆剧流行走红天下,因为它很符合士大夫的口胃,音律整齐,文词雅驯,举手投足都很规范、都很雍容、都很华丽,它对欣赏者也有很高的要求,你必须博学,否则体会不到其中的精髓、韵味;你必须斯文,就连喝彩时也必须文质彬彬,轻轻地鼓掌,而且只能用一只手的手指,击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,否则就会破坏气氛。这些条件都很符合咸丰帝优柔细腻的气质,他甚至可以丢开军国大事而沉溺其中,兴致高时还会亲自操琴弦,启金口,玩一回票,那绝对是正宗地道、原汁原味。



昆剧曾一时领梨园之风骚

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昆剧也因此领当时梨园之风骚。但阳春白雪，毕竟和者甚寡，因为它不符合大众口味，咸丰帝以后，京剧迅速崛起，风靡全国。

慈禧肚里的墨水不多，欣赏的口味与普通百姓相似，梆子、评戏、大鼓、二人转、乱弹等等，只要有乐趣，她都要尝尝鲜，但因为地方

色彩过浓，一般浅尝辄止，最喜欢的还是京戏。

大太监李莲英对慈禧的喜怒爱好早就熟悉得如手上掌纹，连忙亮起脆生生的嗓门答道：“奴才早想着要为老佛爷寻开心了，畅音阁已经收拾整齐，同庆班谭老板正跪在宫外听宣呢。”

谭老板就是谭鑫培，京城头号大腕，另外和他齐名的还有他的义子杨小楼，两人共执梨园牛耳，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。慈禧是个戏迷，最爱看这两人表演了，平日里对此二人也是优渥有加，甚至比对王公大臣还要亲切随和。

今天谭鑫培表演的是他的拿手戏《翠屏山》，其中最出彩处是他的一套武打设计，并不按一般的路数，而是将少林寺的正宗武功——六合刀糅合进去，看得人耳目一新。

“货卖于识家”，谭鑫培的表演让陪侍的文武大臣、太监、宫女大饱了眼福、耳福，也让慈禧喜上眉梢。这其中还有段故事：据说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曾某，为修大雄宝殿需银5万两，专程进京求西太后捐助，无奈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也没见到老佛爷。正在发愁时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到谭鑫培经常得到西太后的赏赐，不如恳求他去转奏。谭信佛甚笃，当即答应，后来果然一言即成。方丈千恩万谢，于是把少林派的六合刀和杀手锏两套武功传授给谭，作为谢礼。谭把前者用在《翠屏山》

中,后者用在《秦琼卖马》中,两出武戏因此也越发出名,剧评家好评如潮。

这个故事反映了慈禧对京戏的痴迷,因为谭鑫培在太后面前很有面子,所以谭鑫培设宴时,竟能请得动炙手可热的大太监李莲英。像杨小楼、孙菊仙等名角与达官贵客也是酬酢相勤。伶人的政治地位虽然仍归于“下九流”之列,但社会地位却笼罩在万人仰慕的光环中,这就与当时的娱乐风潮有关了,人人趋之若鹜,慈禧也不能脱俗,在封建秩序相对十分严格的大环境中,因为一己之爱,而深迷其中,一不留神,居然在严厉的统治中注入了少许的温情,这是很复杂很特殊的一种现象,也是娱乐心理的一种反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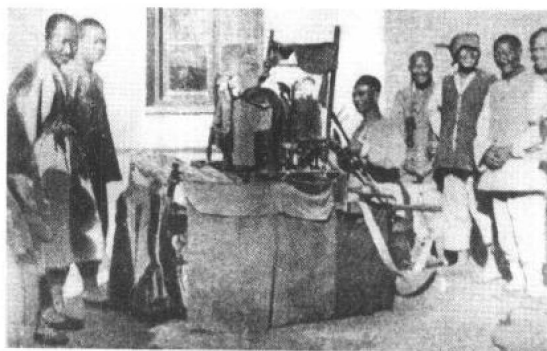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下午,慈禧过得很开心,很过瘾,一直到暮云飞卷,才快快罢手,起轿回宫。山河破碎,国势日衰,她已经懒得过问了,也许丝竹管弦、西皮二簧能打发她心中的烦闷,带给她晚年的一丝愉悦。



京剧泰斗谭鑫培

二、带你去逛戏园子

快乐不是权贵的专利,也不是慈禧一个人嗜戏如命,而是当时的一种娱乐时尚,数一数当时的戏园子,如同星罗棋布一般,仅在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,就有广德楼、三庆园、庆和园、庆乐园、同乐轩等等,在东华门附近的东安市场,还有吉祥戏院、丹桂茶园、中华舞台,也都享有名气;而在号称“东方巴黎”的新兴都市上海,听戏、赏戏依然是娱乐



的主潮，除了满庭芳，丹桂茶园、金桂轩、大观茶园、天仙茶园等老戏院外，新舞台、新新舞台、大舞台、共舞台、天蟾舞台更是后来居上，观众云集，《淞南梦影录》对此曾有描绘：“上灯时分，车马纷来。鬓影衣香，丁歌甲舞，如入众香园里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迨至铜龙将尽，玉兔渐低，而青楼之姗姗来迟者，犹复兰麝烟迷，绮罗云彩，诚不夜之芳城，销金之巨窟也。”

如果以上介绍，读者仍嫌抽象，单薄，那就随



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快乐，街头观艺，江湖听唱，别有一番情趣

我们一起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，一起去逛戏院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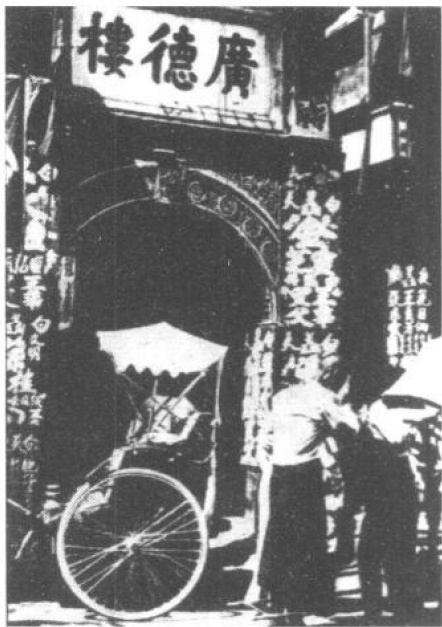
听，锣声已经响起，杨小楼的庆和班在广德楼摆开了场子，上演大轴戏《野猪林》。

广德楼在北京的戏园子中颇负盛名，门前的一副楹联写得很出色，很应景，也很贴切：“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汇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漫道逢场作戏；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看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”很有点“寓教于乐”的味道。京剧前辈程长庚当年在宫中演出，就曾板起面孔，奏明太后，国难当头，京戏乃“高台教化”，希望能从中吸取道理，不要仅是取乐寻欢。

这番话说得有理，慈禧不好反驳，心里却笑程长庚迂腐，看戏就是逗乐解闷，不然戏文里怎么多是公子落难、小姐私奔、后花园赠金这类俗套，符合人们心理呗。要想受教育，看《忠臣传》、《列女传》去。

在阶级社会里，等级制度森严，无所不在，戏园子也是如此，有身份的人和平民百姓座次是有区别的，正面是戏台，台前平地称池，正对台子的为厅，三面有楼层环绕，并隔开形成包厢，坐在池中的多为普通百姓，“即市井俚俗，仆隶舆抬”，被楼上人讥为“下井”。达官贵客自然高高在上。

因为当时社会娱乐活动有限，戏园里早就人满为患，三教九流，还有不少红巾翠袖，少女少妇。妇女能否出门看戏，在古代社会生活和传统观念间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，人类感情丰富多彩，它要求社会



这座戏园子留在老北京的记忆里

生活实实在在,有血有肉,情趣盎然,这就是人的天性。传统礼教却要求社会成员克制欲念,恪守礼法,对妇女更是苛刻,只要她们在德容言工上下功夫,尽量不参加社会交往。妇女到公开场合看戏,在正统人眼



雨中观戏并非节目精彩,实在是娱乐活动太少了

里绝对是犯了礼教之大忌的,是要出面干预的。直到咸丰年间,还出现过一则笑话:河南知府张观华是个道学先生,平日里正襟危坐,一向视妇女进戏园为有伤风化,严令禁止。但是春色关不住,当地妇女依然成群结队去庙里看戏(当地许多寺庙经常请戏班子演戏)。一日,某庙又有新戏上演,张知府微服前往,把住大门,众差役先把男子赶出庙外,然后对妇女宣读知府手令:“诸位游庙,必定恋爱僧徒,现在命一僧背一女子出庙,遂尔等心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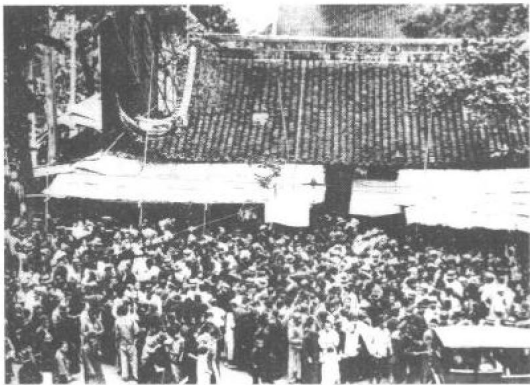
亏这位知府大人想出这个馊主意,那些小女子哪里见过这等阵势,吓得放声大哭,乡邻士绅连忙出面调解,事态才有缓和,当地妇女看戏风气一度也有收敛。但管得了一时,管不了一世,妇女看戏的风气从没有因为朝廷的具文、官府的禁令而绝迹。有时不禁倒罢,一禁反而勾起好奇心和冲破网罗的勇气。

正戏还没有开演,台上表演的只是由二流、三流演员担纲的垫戏,整个演出时间大约从晌午一直到掌灯,民国以后加演夜戏,一般要子夜时分才能歇场,这对观众的体力是个考验,所以戏园的气氛一定要很宽松,可



要的就是这分热闹(清末舞台乐队)

以一边喝茶谈闲、一边欣赏戏文，卖烟卷的、卖糖葫芦的、卖脆萝卜赛过梨的都穿行其间，间或还有一个洒着花露水的热手巾把子横空飞过，给客人擦手净面。中国的娱乐场所实在是太少，太有限，难得有戏园子供人娱乐，因此就更讲究个热闹，讲



这哪里是看戏，犹如逛集市一样热闹

究个轻松随意。梁实秋先生说得又风趣，又实在：“放肆是中国人的固有品德之一。在戏园里人人可以自由行动，吃，喝，谈话，吼叫，吸烟，吐痰，小孩哭啼，打喷嚏，打呵欠，揩脸，打赤膊，小规模地拌嘴吵架争座位，一概没有人干涉。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完全放肆的机会？看外国戏院观众之穿起大礼服肃静无哗，那简直是活受罪！”

也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闹哄哄感到欣赏，看戏是欣赏艺术，是一件高雅的娱乐行为，必须有良好的环境作衬托，所以著名作家郑振铎对此很反感，“这哪里是在娱乐，分明是在受罪”，他撰文说：“你看那台上坐了一班衣冠不整的乐队，便第一要十分地难过，他们把自己也放入了戏中，看戏的人不期的会起了太不调和之感。有时卖座太好了，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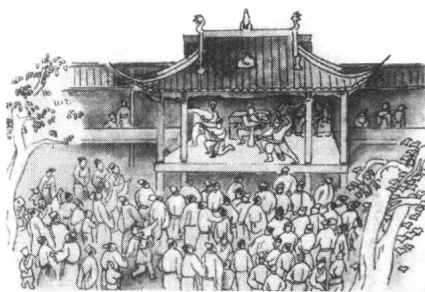
舞台上也要坐满了看客呢。不止一次，剧台的两旁是密密的、高高低低的坐了好几排的人，这些看客却也混在戏剧的表演中了，未免太是可笑！

“其次，你看，每一日或夜所演的几出戏中，一定有‘全武行’的武戏一二出，那真是使人头痛的把戏！锣鼓之声，震得人耳鼓欲聋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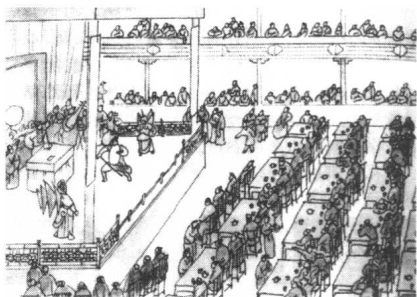


翻开民国时期的旧报纸，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演出海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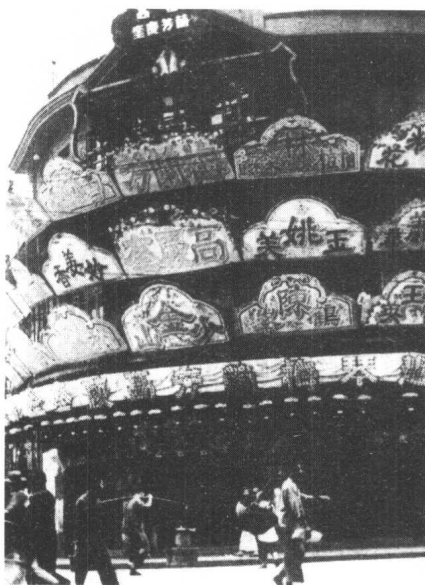
舞台的变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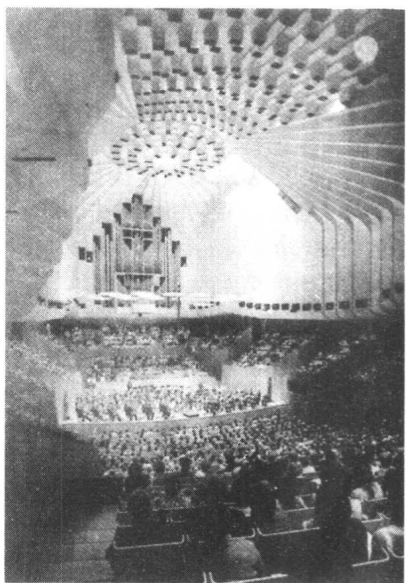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舞台多为露天而设



清代戏园子已经改进了许多



二三十年代，上海滩上的戏园子仅就外观而言，已经有了近代的味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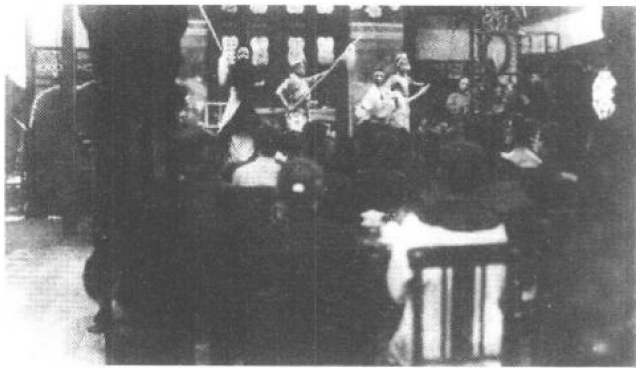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天的舞台美仑美奂，金碧辉煌

说,即看了一对一对的小喽罗赤了上身在台上翻筋头,也就够你恶心的了……再有,你想想看,中国的舞台戏是演的如何的时间长久,日戏下午12时半上场,直到6时始散,夜戏约7时上场,直到午夜12时半才散,一场紧接一场,走马灯似的不使观众有一丝一毫的宁神静思的机会,一口气坐了六七个小时,聚精会神地仰着头看着,你想够多么费力!如此地连看了几十天,不死也要大病一场!有人说,许多人都要等到好戏上场才来呢。然则何不专做好戏而取消那些专为消磨时间计的前轴子的一批戏?……谈到戏台下的情形,那更可使人感叹不已了。我们以为到戏院看戏,买了票子进去,先去的坐了好位,或有号码的,依了号码而坐着,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孰知是大谬不然!你在门口票柜上买了票,准保你坐得的位置是下下等,不管你是第一个人来。原来好的位置都已为案目们留下了,留给他们的主顾了。你如要做他们的主顾,那也容易,额外是要出很不少的钱,且将来还有别花样。你如没有一个认识的案目,那你一辈子别想坐好座子,前面一排一排的空椅上都写好了某公馆某号定,你如要去占座,他们非来铁青了面孔和你办交涉不可。你坐在后排不管,还要不时地听到后来的人和案目们商量坐到前面的话。一个个比你后来而且也没有定位的,都坐到你的前面了,试问你要不要生气,哪里是来看戏,简直是来受气!

“你坐定了,你也许和案目们认识而有了好座置了,其次使你麻烦不已的便是如穿梭似的往来着,高举了货物篮或盘在头上的小贩子,他们时时挡住了你的视线,时时和客人们讲价之声或喊卖之声,扰乱了你的清听。

“再其次,使你觉得十分难过的便是一般的观



堂会——把戏班子请到家里

众了，他们随时的吐痰、吃东西，随时地高声地谈话，随时地进进出出，一点秩序也没有，这也将使你的听戏或观戏的目的为之打扰了不少。”

尽管郑先生说得很恐怖，但中国的老百姓对戏园子依然钟爱，依然乐此不疲，常来常往。

三、台上与台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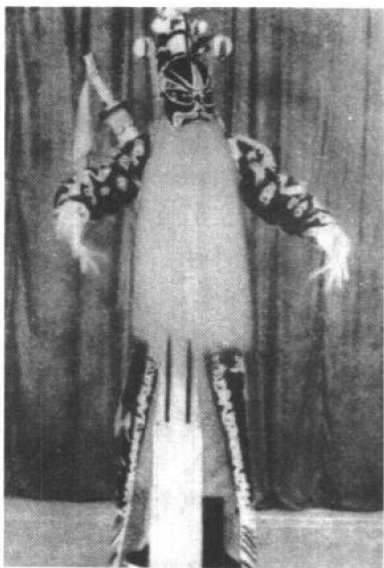
好戏已经开演，杨小楼扮演的林冲亮相出场，不愧是名角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无一不臻化境，台下观众掌声如潮。

其实，这是出老戏，但依然充满魅力，这是京戏的特点，哪一出戏不是千锤百炼，堪称经典，每句唱腔、每个造型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是精心设计的，轻易不能越规矩，否则，稍有闪失，立刻引来满堂倒彩。

台下的观众已经陶醉，你看那位老先生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伴随着唱腔的摇曳，打着节拍，先以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叩其右膝，然后再以食指叩第二拍，中指叩第三拍，无名指叩第四拍，如此周而复始，只有同



武生秦斗——杨小楼(右)，在《长坂坡》中饰赵云



金少山戏唱得好，但脾气大，架子也大



梅兰芳表演的《贵妃醉酒》倾倒众生

样内行的人才能看出门道，他的每一叩都是有板有眼，和台上的唱腔相应合，到了变化时，每次手指往下叩的时候，还会很俏皮地往下一滑，很像乐谱中的上滑音和下滑音。一出戏不看个二三十遍，他练不出这样的水平。不信，你问问他，保准他这样回答你：“嗨，这出戏我当孙子时就看过了（当然不是杨小楼演的），现在做爷爷还看。”

这就是戏迷，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普遍现象，说好听些是京戏本身的魅力，说难听些，这也是一种无奈，当时的娱乐活动实在有限，不听戏，干什么去？

今天这出戏的亮点是杨小楼的一套太极剑，这是他的创新，原本上没有，因为要与著名花脸郝寿臣（扮鲁智深）配戏，和他的杖舞相呼应，所以加了太极剑，杨小楼会武功的名声很大，平时动作就有太极的痕迹，现在正面展现，大家当然期待着一饱眼福了。

看来，杨小楼今天的情绪不佳，演到舞剑的时候，举起了右手，拇指、中指、食指一掐，发出了暗号，鼓师心领神会，锣声一变，将这段跳了过去，让观众白白期待了一回。

演员公然在台上偷工减料，是犯大忌的，换上别人，早嘘声四起了，但杨老板不担心这些，观众对他偏爱得



京剧名角周信芳



伶人也有节操，这是梅兰芳的蓄须照，表示不与日伪合作

很，宽容得很。大腕嘛，就得有大腕的派头。

不是杨小楼一人会摆谱，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金少山更是被观众宠得没了边际。当时戏园子最忌的就是误场，因此有“救场如救火”之说。但金三爷就是不买账，他不误场倒成了稀罕事了。就是上了台，他也“泡汤”（偷懒），松松散散，但观众就得忍着，怕把金三爷弄毛了。因为金三爷有绝活，他那条黄钟大吕的嗓子，也不知几百年才能再现，因此只好将就一点了。

按理说，观众是演员的上帝，是他们的衣食父母，哪有随便耍“父母”玩的，但是物以稀为贵，京剧在娱乐活动中唱主角，你想玩得过瘾，就得看他的眼色。水涨船高，演员在观众的抬举下，也知道利用自己的价值，像当时许多著名演员住在北平，因此就有许多类似于今天的“穴头”应运而生，他们一进京，首先就得低三下四的去尚小云、荀慧生这样的名角府邸请安，包银由人开，条件由人提，还得客气从容，仰着脸和人说话，“没办法，谁叫人家是名角，观众就认他们。”

一代有一代的娱乐时尚，但京戏却从光绪年间直至民国，始终长盛不衰，多少人嗜戏如命，嗜戏如狂，光是欣赏已不过瘾，还要以身相



票友们自娱自乐